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真語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烜

謄錄監生臣羅允文

欽定四庫全書

真誥卷九

梁 陶弘景 撰

協昌期第一

經曰行事時北向執隱書而為之者謂始學真妙未涉
微遠不解星位之首向不識玄斗之指建故當北向執
書以漸求之耳若既解書意識星轉之隨時自宜隨斗
所指按而存步如此則無有常向不為皆向北也夫一
切北向自為始學者耳恐此將可以意通觸類不足復

問邪

此答長史諮飛步經中北向執書意也

太上真人步五星之道以致五星降室閉氣上綱當先呼五星星夫人名字畢乃越綱蹈星謂始上綱便頓住呼名字呼名字畢乃越綱蹈星耳若每至星上得復重心呼所至星處之名字益其佳也若其煩重難常但可按舊而行耳昔鬱沙公北里子長陵老人皆按此法而得升天不以煩難為辭也所謂治生者矣商販之汲汲豈憚險難哉所期唯錢貨而已耳若使求道者常如賈

販之用心亦有何不得仙耶但惜初學者皆言專心盡
懃至而後漸懈縱有亦似車之將故而百節緩落又似
負重之牛造遠足蹇夫學者之所患而為得者之所笑
皆如此輩事耳苟能心研內鏡者是為感發乎神將有
靈人發子之蒙攜辰景之輿矣

此答諸步五星法也經
圖唯言隨網往還又有

一法云越網蹈星今即是訣
此事也獎戒之言實為切至

五星圖布常向南也以太

白位在西歲星位在東按而施之所以爾者五星隱伏
縱橫無常不如北斗列象恒在故一以定位於五方不

得隨星之所在也

此答諸施安五星圖也
經中無旨訣所以宜問

三八景二十

四神以次念之亦可一時頓存三八亦可平旦存上景
日中存中景夜半存下景在人意為之也若外身幽巖
屏絕人事內念神闕攝真納氣將可平旦頓存三八景
二時又各重存一景益當佳也但人間多事此煩難常
行耳事不得常為益自薄西城王君桐柏上真皆按此
道也按苞玄玉錄白簡青經云不存二十四神不知三
八景名字者不得為太平民亦不得為後聖之臣

此答
諸二

十四神經中修存之意亦是秘訣右此四訣事今有長史所寫本不知此因楊誥何真若非東卿則紫微南真也

太上真人撰所施行秘要

長史寫本有題如此此猶是衆真授說經中所可修用還

童反白諸要事令長史施行之耳非成事一卷經也

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得兩手摩拭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匝令人面有光澤皺斑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所謂山川通氣常盈不沒

先當摩切兩掌令熱然後以拭兩目畢又順手摩髮而

謂應作如字

理櫛之狀兩臂亦更互以手摩之使髮不白脉

不浮外

右一條出丹景經中卷

此經未出世是下真品目

大洞真經精景按摩篇曰卧起當平炁正坐先又兩手
乃度以掩項後因仰面視上舉項使項與兩手爭為之
三四止使人精和血通風氣不入能久行之不死不病
畢又屈動身體申手四極反張側掣宣搖百關為之各
三此當口訣

此運動應有次第法用故須口訣蓋亦能經鳥伸之術也

卧起先以手

巾若厚帛拭項中四面及耳後使圓匝熱溫溫然也順
髮摩項若理櫛之無數也良久摩兩手以治面目久行
之使人目明而邪氣不干形體不垢癢此應作賦字生穢也
都畢乃咽液二十過以導內液

右一條出大洞精景經上卷

亦未出世
非三品目

消魔上靈經曰若體中不寧當反舌塞喉漱漏咽液亦
無數須臾不寧之病自即除也當時亦當覺體中寬軟
也

右一條出消魔上靈叙中

亦未出世非三品目
應是智慧七卷中事

右前三條不顯誰之所授

消魔經上篇曰耳欲得數按抑其左右亦令無數令人
聰徹所謂營治城郭名書皇籍又曰鼻亦欲得按其左
右唯令數令人悉平所謂灌溉中嶽名書帝錄

右此二條法方丈臺昭靈李夫人出用

此云消魔上
篇亦應同是

前
限

太上錄淳發華經上按摩法常以生氣時咽液二七過

畢按體所痛處向王而祝曰左玄右玄三神合真左黃
右黃六華相當風氣惡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澤上下宣
通內遣水火外辟不祥長生飛仙身常體強畢又咽液
二七過常如此則無疾又當急按所痛處二十一過

右一條滄浪雲林宮右英王夫人所出

錄淳經亦未出世非三品

目

丹字紫書三五順行經曰坐常欲閉目內視存見五藏
腸胃久行之自得分明了也

此經中真品目

石景赤字經曰常能以手掩口鼻臨目微烝久許時手

中生液追以摩面目常行之使人體香

此經非三品目

紫度炎光內視中方曰常欲閉目而卧安身微氣使如
臥狀令傍人不覺也乃內視遠聽四方令我耳目注萬
里之外久行之亦自見萬里之外事精心為之乃見百
萬里之外事也又耳中亦恒聞金玉之音絲竹之聲此
妙法也四方者總其言耳當先起一方而內注視聽初
為之實無彷彿久久誠自入妙

此經下真品目

太上天關三經曰常欲以手按目近鼻之兩眥閉炁為

之炁通輒止吐而復始恒行之眼能洞觀

此經下真品目云天關三

圖疑闕
圖字

右四條玄師所敕用

玄師即南真夫人此四經並未出世

清靈真人說寶神經

長史寫本亦題如此此指是前一事之目耳其後並衆真雜說標題

有前後之異猶是真誥之例今人皆別呼寶神經寶神經豈得下教耶此唯是一片鈔耳

夫注心道真玄想靈人冥冥者亦具監其意也若外難

未披假詠兼存實復未能迴西榆之年還發玄童矣苟

軌玄篤也志之懃也縱令牙凋面皺頂生素華者我道能變之為嬰在須臾之間耳但問志之何如爾老少之學無所在也吾往即其人也

說此諸事皆是令告長史也

求道要先令目清耳聰為事主也且耳目是尋真之梯級綜靈之門戶得失繫之而立存亡須之而辨也今鈔

徑相示可施用也

此謂實神經中要徑之事故云鈔徑

道曰常以手按兩眉後小穴中三九過又以手心及指摩兩目權上以手旋耳行三十過摩唯令數無時節也

畢輒以手逆乘額上三九過從眉中始上行入髮際中
口傍咽液多少無數也如此常行目自清明一年可夜
書亦可於人中密為之勿語其狀

眉後小穴中為上元六合之府主化生眼暉和瑩精光
長珠徹童保鍊目神是真人坐起之上道一名曰真人
常居內經真諺曰子欲夜書當修常居矣真人所以能
旁觀四達使八霞照朗者實常居之數明也

目下權上是決明保室歸嬰至道以手旋耳行者採明

映之術也旋於是理開血散皺兆不生目華玄照和精
神盈矣夫人之將老鮮不先始於耳目也又老形之兆
亦發始於目際之左右也以手乘額上内存赤子日月
雙明上元歡喜三九始眉數畢乃止此謂手朝三元固
腦堅髮之道也頭四面以兩手乘之順髮就結唯令多
也於是頭血流散風濕不凝

都畢以手按目四眥二九過覺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
之道久為之得見百靈

凡修行此道及卷中諸雜事並
甚有節度悉以別撰在登真隱

訣中今不可

備皆注釋

懃而行之使手不離面乃佳已成真人猶不廢也欲行此道皆盟金為誓金之多少在人盡誠而設耳不徒爾苟行而已真官曰欲聞起居金為盟書謂非其人而不傳授也此道出太上寶神經中此經初不下傳於世也當來為真人者時有得者反白之要事盡於此

盟信既定無科

謂受此宜用

金錄二雙

紫微夫人喻書如左

紫微是承葉君說寶神經畢仍復更接論寶神事如此則葉所說亦

夕
同此

夜卧覺常更叩齒九通咽液九過畢以手按鼻之邊左
右上下數十過微咒曰太上四明九門發精耳目玄徹
通真達靈天中玄臺流炁調平驕女雲儀眼童英明華
聰晃朗百度眇清保和上元徘徊九城五藏植根耳目
自生天臺鬱素柱梁不傾七魄澡鍊三魂安寧赤子攜
景輒與我并有敢掩我耳目太上当摧以流鈴萬凶消
滅所願必成日月守門心藏五星真皇所祝羣響敬聽

卧覺輒按祝如此勿失一卧也真道雖成如我輩故常
行之也但不復卧自坐為之耳此太上寶神經中祝辭
上道也令人耳目聰明強識豁朗鼻中調平不垂津洩
四響八徹面有童顏制魂錄魄却辟千魔七孔分流色
如素華真人起居之妙道也所以名起居者常行之故
也畢又咽液九過摩拭面目令少熱以為常每欲數也
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夜喻書此其夕先
共道諸人多有耳目不聰明者欲啓乞此法即夜有降

者即仍見喻也

此揚君自記也長史年出六十耳目欲損故特語請楊不欲指斥託云諸人耳

又告云道士耳重者行黃赤炁失節度也不可不慎

此蓋

指戒長史也

右一條清靈言

櫛頭理髮欲得多過通流血氣散風濕也數易櫛更番用之也亦可不須解髮也

右一條紫微夫人言

太極綠經曰理髮欲向王地既櫛髮之始而微祝曰

泥丸玄華保精長存左為隱月右為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能常行之髮不落而日生

常數易櫛櫛之取多而不使痛亦可令侍者櫛取多也於是血液不滯髮根常堅

右一條安九華所告令施用

此二條皆駐白止落之事亦是令答示長史也

紫微夫人喻曰披華蓋之側延和天真入山澗之谷填天山之源則虛靈可見萬鬼滅身所謂仰和天真俯按

山源也

華蓋一名華庭也

天真是兩眉之間眉之角也山源是鼻下人中之本側
在鼻下小入谷中也華庭在兩眉之下是徹視之津梁
天真是引靈之上房旦中暮恒咽液三九過急以手三
九陰按之以為常令致靈徹視杜過萬邪之道也一日

三過行耳

紫微夫人言人有卒病垂死者世中凡醫唯知針人中不知針山源谷中此大謬也本注

從此注起是楊接長史書也

按而祝曰開通天庭使我長生徹視萬

里魂魄返嬰滅鬼却魔來致千靈上升太上與日合并

得補真人列象玄名楚莊公時

此即春秋時楚莊王也

市長宋來

子恒洒掃一市久時有一乞食公入市經日乞恒歌曰
天庭發雙華山源彰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真
人無那隱又以滅百魔恒歌此乞食一市人無解歌者
獨來子忽悟疑是仙人然故未解其歌耳乃遂師此乞
食公棄官追逐積十三年此公遂授以中仙之道來子
今在中嶽乞食公者西嶽真人馮延壽也周宣王時史
官也手為天馬鼻下為山源

六月二十七日夜喻書此

楊接書
訖此

雲林王夫人曰仙真之道以耳目為主淫色則目闇廣憂則耳閉此二病從中來而外奔也非復有他矣今令人聰明益易耳但不為之者行之難欲得上通徹映旁觀鬼神當洗心絕念放棄流淫所謂嚴其始矣夜卧先急閉目東向以手大指後掌各左右按拭目就耳門使兩掌俱交會於項中三九過存目中當有紫青絳三色氣出目前此是內按三素雲以灌合童子也陰祝曰眼童三雲兩目真君英明注精開通清神太玄雲儀靈驕

翩翩保利雙闕啓徹九門百節應響朝液泥丸身升玉
宮列為上真凡四十八字祝畢咽液五十過畢乃開目
以為常坐起可行之不必夜也要以生炁時一年許耳
目便精明久為之徹視千里羅映神靈聽於絕響者也
此亦真仙之高道不但明目開耳而已

夫欲學道者皆當不欲令人知見所聞每事盡爾太上
宮中歌曰手把八雲氣英明守二童太真握明鏡鑒合
日月鋒雲儀拂高闕開括泥丸宮萬響入百闕驕女坐

玄房愈行愈鮮盛英靈自爾通此歌正言耳目之經也
我滄浪方丈仙人常寶而為也此道出太上四明玉經

中傳行以青金為誓然後乃施行耳

右此並是右英夫人受令告長史也

又用盟信兼有青帛令亦宜依准立格乃得受傳耳
謂青帛二十尺金鏤二雙此四明玉經三品元目也閉

炁拜靜百鬼畏憚功曹可見與語謂久行之耳

七月二日南嶽夫人喻

燒香時勿反顧忤真炁致邪應也

入靜戶先前使人通達上聞

臨食上勿道死事洗澡時常存六丁令人所向如願理
髮欲向王地既櫛髮之初而微咒曰泥丸玄華保精長
存右為隱月左為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

三過

此一條猶是安妃所說無異但不知何
者前後耳按以日月推此則是後也

右四條南嶽夫人喻

正一平經曰閉氣拜靜使百鬼畏憚功曹使者龍虎君

可見與語謂能精心久行之耳

泰清家有正一平炁今
此悉載拜靜衆事必應

是泰清經恐
脫炁字也

又曰燒香時勿反顧反顧則忤真炁使致邪應也

又曰入靜戶先前右足著前後進左足令與右足齊畢
乃趨行如故使人陳啓通達上聞

又曰臨食上勿道死事勿露食物來衆邪炁

又曰數澡洗每至甲子當沐不爾當以幾月旦使人通
靈浴不患數患人不能耳蕩鍊尸臭而真炁來入

右玄師所敕使施用

右六條與前所說大同小異者是受旨時畧記今更詳記寫此

并益後二條

以示長史也

右十條並長史寫

服仙藥常向本命服畢勿道死喪凶事犯胎傷神徒服
無益

東卿司命君

此一條本在受
明堂玄真法後

右一條楊書

太上九變十化易新經曰若履淹穢及諸不靜處當洗
澡浴與解形以除之

其法用竹葉十兩桃皮削取白四兩以清水一斛二斛

於釜中煮之令一沸出適寒溫以浴形即萬淹消除也
既以除淹又辟濕痺瘡癢之疾且竹虛素而內白桃即
却邪而折穢故用此二物以消形中之滓濁也天人下
遊既反未曾不用此水以自蕩也至於世間符水祝漱
外舍之近術皆莫比於此方也若浴者益佳但不用此
水以沐耳鍊尸之素漿正宜以浴耳真奇秘也

下真品
目有九

化十變疑此
目是例言也

紫微王夫人所敕用

右一條長史寫

受洞訣施行太丹隱書存三元洞房者常月月朝太素
三元君以正月九日二月八日三月七日四月六日五
月五日六月四日七月三日八月二日九月一日十月
十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夜於寢靜之室北
向六再拜訖稽首跪曰謹啓太上太道高虛玉晨太素
紫宮八靈三元君中央黃老無英白元太帝五老高真
上仙太極皇精三皇君大洞三景弟子某謹以吉日之

夜天闕九開之間上聞太上玉皇真君乞得長生世上
壽無億年時乘黃晨緣蓋龍轅上詣紫庭役使萬神侍
衛四明畢勿令人知也

右四朝太素三元君法以吉日夜半時

此一條掾寫

太上大道玉晨君常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五
日四月八日五月九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
九月九日十月五日十一月三日十二月十二日登玉

霄琳房四眇天下有志節遠遊之心者子至其日平旦日出時北向再拜亦可於靜中也自陳本懷所願畢因

咽液三十六過

長史寫

東海青童君常以丁卯日登方諸東華臺四望子以此

日常可向日再拜日出行之可因此以服日精

又據寫

右紫虛元君所出

右此三事並上學隱朝之法其經並不顯世故南真出之亦是令長

史遵用也

右三條有長史掾共書同在一紙上

常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
日夜於寢室存思洞中訣事而獨處不眠者吉也其夕
衛經玉童玉女將太極典禁真人來於空中而察子也
是其夜常燒香精苦有如所待者也坐卧存思或讀書
念真在意為之唯不可以其夕施他事非求道之方耳
若兼慎於其日益善匪唯守夜矣受洞訣之始常當修
此好以為意也

數遇惡夢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試三曰尸賊厭消之方

也若夢覺以左手躡人中二七過琢齒二七遍微祝曰
大洞真玄張鍊三魂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
丸第三魂受心節度速啟太上三元君向遇不祥之夢
是七魄遊尸來協萬邪之源急召桃康護命上告帝君
五老九真皆守體門黃閣神師紫戶將軍把鉞搖鈴消
滅惡津反凶成吉生死無緣畢若又卧必護吉應而造
為惡夢之氣則受閉於三關之下也三年之後唯神感
旨應乃有夢也夢皆如見將來之明審也畧無復惡占

不祥之想矣

長史作惡字皆酉下心其義與西下
心亦同但謂西方金炁之心剛惡也

若夜遇善夢吉應好夢而心中自以為佳則吉感也卧

覺當摩目二七叩齒二七遍而微咒曰太上高精三帝

丹靈絳宮明徹吉感告情三元柔魄天皇授經所向詣

合飛仙上清常與玉真俱會紫庭畢此大洞秘訣以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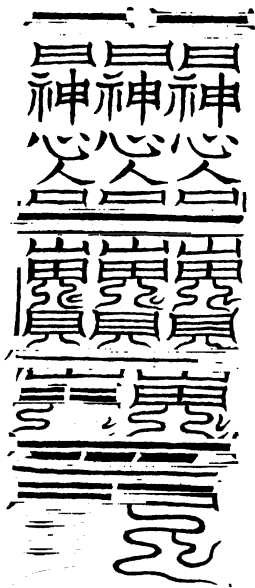
於始涉津流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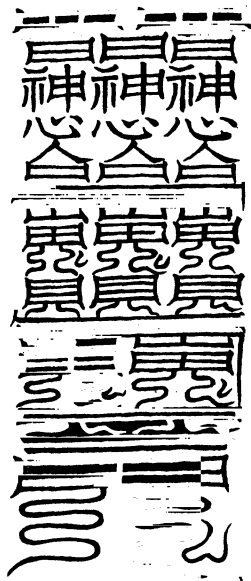
右此三事亦是洞房太丹家事真經
亦未顯世今世中經乃粗有其事皆

增損
不同

右三條有長史寫

此符摹長史畫





此符摹掾畫

已上符本朱書

明堂內經開心辟妄符王君撰用開日旦向王朱書再
拜服之祝曰五神開心徹聽絕音三魂攝精盡守丹心
使我勿妄五藏遠尋拜畢祝畢乃服服畢咽液五過
叩齒五通勿令人見兩妄字謂皆應作忘若不用開日以月旦月
十五日二十七日一月三服一年便驗秘術也

右符及此三條有長史掾寫兩本掾朱書

東卿司命曰先師王君昔見授太上明堂玄真上經清

齋休糧存日月在口中晝存日夜存月令大如環日赤
色有紫光九芒月黃色有白光十芒存咽服光芒之液
常密行之無數若不修存之時令日月還住面明堂中
日居左月居右令二景與目童合炁相通也此道以攝
運生精理和魂神六丁奉侍天兵衛護此上真道也太
上玄真經先盟而後行行之然後可聞玉佩金璫之道
耳季偉昔長齋三年始誠竭單思乃能得之於是神光
映身然後受書耳此玄真之道要而不煩吾常寶秘藏

之囊肘故以相示有慎密者也明堂玄真自有經經亦少耳大都口訣正如此而行之偉昔亦不得經但按此而行始乃得經耳爾欲得可就偉取玉佩隱書非偉所見耳

夜行及冥臥心中恐者存日月還入明堂中須臾百邪

自滅山居恒爾此為佳

右此是說玄真經存之法其大經在茅傳中

右三條楊書

太虛真人南嶽赤君內法曰以月五日夜半時存日象

在心目中從口入也使照一心之內與日共光相合會
畢當覺心暖霞暉映驗良久乃祝曰大明育精內鍊丹
心光暉合映神真來尋畢咽液九過到十五日二十五
日二十九日復作如上使人開明聰察百關鮮徹面有
玉光體有金澤行之十五年太一遣寶車來迎上登太
霄行之務欲數不必此數日作也

右一條出太上消魔經中

此經亦未出世

右一條長史寫

東華真人服日月之象上法

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一不廢使人聰明朗徹五藏生
華魂魄制鍊六府安和長生不死之道曰目

此兩字是
摹真本朱

書

右書日月象法亦可圓書日也

右此二法不審是何真所受

右一條楊書

漢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長丈六項生圓光飛在殿前

欣然悅之遍問朝廷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國有得道者號曰佛傳聞能飛行身有白光殆其神乎帝乃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採寫佛經四十二章秘蘭臺石室第十四即時起洛陽城西門外道北立佛寺又於南宮清涼臺作佛形像及鬼子母圖帝感非常先造壽陵亦於殿上作佛象是時國豐民安遠夷慕化願為臣妾佛像來中國始自明帝時耳

此說粗與外書同而長安中似久已有佛
裴君即是其事且佛法乃與天竺屬賓而

月氏無有與此為異。今既欲說小方諸奉佛故先宜叙此也。按張騫非前漢者，或姓名同耳。傅毅字仲武，見漢書。秦景王遵等不顯此寺名。白馬寺明帝乃獎勵節陵。此云壽陵者，漢諸帝在位時皆預造壽陵，猶今世人作壽塚，非陵名也。外書記亦云：遣侍中張堪，或云郎中張愔，並往天竺寫致經象，并沙門來至。又恐今此說未必是真。受猶可揚君疏舊語耳。但真經誥中自函有論及佛事也。方諸正四方，故謂之方。

諸一面長一千三百里，四面合五千二百里，上高九千丈，有長明太山，夜月高丘，各周迴四百里。小小山川如此間耳。但草木多茂蔚，而華實多，禱粢饒，不死草甘泉，水所在有之。飲食者不死。青君宮在東華山上方二百

里中盡天仙上真宮室也金玉瓊瑤雜為棟宇又有玄
寒山山上別為外宮宮室周二百里中方諸東西面又
各有小方諸去大方諸三千里小方諸亦方面各三百
里周迴一千二百里亦各別有青君宮室又特多中仙
人及靈鳥靈獸輩大方諸對會稽之東南小看去會稽
岸七萬里東北看則有湯谷建木鄉又去方諸六萬里
方諸是乙地湯谷是甲地則自寅至辰十萬里方
五隅七言之邪角十四萬里故去會稽七萬里也大方
諸之西小方諸上多有奉佛道者有浮圖以金玉鏤之

或有高百丈者數十曾

謂應作
層字

樓也其上人盡孝順而

不死是食不死草所致也皆服五星精讀夏歸藏經用

之以飛行

按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此不同依如三弟子雖奉佛道不作比丘形服世人謂在家真

菩薩

大方諸之東小方諸上多奇靈寶物有白玉酒金

漿汧青君畜積天寶之器物盡在於此亦多有仙人食
不死草飲此酒漿身作金玉色澤常多吹九靈簫以自
娛樂能吹簫者聞四十里簫有三十孔竹長二三尺九
簫同唱百獸抃儂鳳凰數十來至和簫聲

大方諸宮青君常治處也其上人皆天真高仙太極公

卿諸司命所在也有服日月芒法雖已得道為真猶故

服之

霍山赤城亦為司命之府唯太元真人南岳夫人在焉李仲甫在西方韓衆在南方餘三十一司命

皆在東華青童為太司命總統故也楊君亦云東軫執事不知當在第幾位耳直存心中有象

大如錢在心中赤色又存日有九芒從心中上出喉至

齒間而芒

此字儻非真

徧還胃中如此良久臨目存

此字儻非真

見心胃中分明乃吐氣漱液三十九過止一日三為之行之一年疾病除五年身有光彩十八年必得道行日

中無影辟百鬼千惡災氣恒存日在心月在泥丸中夜服月華如服日法存月十芒白色從腦中下入喉芒亦不出齒間而迴入胃

右此方諸真人法出大智慧經上中篇常能用之保

見太平

此即應是消魔智慧七篇之限也

右南極夫人所告

行此日在心月在泥丸之道謂省易可得旨行無中廢絕者也除身三尸百疾千惡鍊魂制魄之道也日月光

照形中則鬼無藏形青君今故行之吾則其人也今以告子子脫可密示有心者耳行此道亦不妨行寶書所服日月法也兼行益善善也仙人一日一夕行千事初不覺勞明懃道之至生不可失矣

寶書日月即謂紫文所用者

右西城王君告

此並告楊君令以示諸許也

為道當如射箭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壘的操志入山唯往勿疑乃獲至真

玄清告

按南極西城玄清二高真未當有餘降受唯戒及詩各一條耳不審此當是何時所喻

右八條並楊書

行此四道按玉玄上法一年便驚視聽自可懃之舉之

無疑

中君此事失前紙不知是何法也

太極真人云讀道德經五千文萬遍則雲駕來迎萬遍畢未去者一月二讀之耳須雲駕至而去

右二條某書

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臥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眠使人魂魄自制鍊恒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為合萬

過夕得三四過乃佳北嶽蔣夫人云讀此經亦使人無

病是不死之道也

此一十一年夕一過不得萬遍一恐應為七或為八字不爾夕則二三過

耳

存五星當謹按八素以王星為始存以生氣時若不

王星先出者故宜不先存王也至於視星入室任意耳
唯以懃感為上耳亦不必須都見星然後速通也視之
亦審耳

清靈君告

存思要法當覺目覩五星於方面並乘芒而下行我然

後依王星下而存王星但吞咽一芒畢又當鎮星下又存鎮星良久總五星各一芒使俱入口而咽之如鎮星

星過數也

此一事異法經中無此說

若頓存五星自當依常法不心存對星下也

依此言則後是單修

也法

六月一日夜青靈真人言

右四條揚書青當為清也

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韜綠映迴霞赤童玄炎臙象凡十六字此是金闕聖君採服飛根之道昔受之於

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經

右英云珠圓會暉韜綠凝日霞煥明赤童秉靈玄炎

散光颺象鬱清此日之勢也神之威也

此說按紫文曰日魂事義

旨不正可領

右二條某書

扶晨始暉生紫雲映玄阿煥洞圓光蔚晃朗濯耀羅眇眇靈景元森灑空清華九天館玉賓金房煙霄歌

右大洞真經中篇今鈔數行

今洞經亦有此四句

外國呼日為濯耀羅方諸真人呼日為圓羅曜夢見此濯耀羅者日之應也紫雲中人者胎宮神也玄真之道矣日德廕澤長生之象紫雲因宸魂魄安也身康神寧從此始矣

辭四通已呈意氣安和

此楊君自與長史書語耳

右英疏大洞真經言以釋夢濯耀羅之義也如別

此亦

自語也長史夢事不顯

右四條揚書

真誥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真誥卷十

梁 陶弘景 撰

協昌期第二

微誠因理感積精洞幽真斐斐乘雲綵靈像憑紫煙眇

眇濯圓羅佛佛駕飛輪玄翰啓矇昧顧景恩自新長史既開

啓告賦詩一篇本注之此即酬釋夢之旨也長史自書凡真書及古書作髣髴字皆作彷彿字此則是髣髴也

此字已下至此字並朱書范幼沖遼西人也受胎化易形今來在此

恒服三氣三氣之法存青炁白氣赤氣各如縊從東方

日下來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為之十年身
中自有三色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旦旦
為之臨目施行視日益佳其法鮮而其事甚驗許侯可
為之矣

范即是華陽中監
也事在第四卷

右一條楊書

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授含真臺女真張微子服霧之
法常以平旦於寢靜之中坐卧任已先閉目內視仿佛
使如見五藏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臨目為之使目

見五色之氣相纏繞在面上鬱然因入口內此五色氣
五十過畢咽液六十過畢乃微呪曰太霞發暉靈霧四
遷結氣琬屈五色洞天神煙含啓金石華真藹鬱紫空
鍊形保全出景藏幽五靈化分合明扇虛時乘六雲和
攝我身上升九天畢又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開目事
訖此道神妙又神州玄都多有得此術者久行之常乘
雲霧而遊也

右一條楊書又掾寫

守玄白之道常旦旦坐卧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氣存心中有白氣存臍中有黃氣三氣俱生如雲氣覆身因變成火火又繞身身通洞徹内外如一旦行至向中乃止於是服氣一百二十都畢道正如此使人長生不死辟却萬害尤禁六畜肉五辛之味當別寢處靜思尤忌房室房室即死

初存出氣如小豆漸大衝天三炁纏煙繞身共同成一混忽生火在三煙之内又合景以煉一身一身之裏五

藏照徹此亦要道也

右二條有掾寫并右三事在論華陽第四卷中今
又重鈔可修事出此耳其本文猶在彼卷

太極真人敕酆臺北帝使告三

此三字被後人
駮不可復識

官制神

滅鬼靈符盛以重紫之囊係之頭上入穢淹脫也

此九
字又

被青黠乃不可都
識而非今所書字

衛符有三天直使者二人凶鬼萬邪

有干佩符者即死

此下復有十字亦
被黠不可復識

男女各佩一已別

題之

小君今書此符相與佩之在玉馬經上一名北帝書

元七

符中有一符無題相傳言是此符而玉馬經世未嘗見不敢為定

一雄黃 二雌黃 三鉛黃

右三黃華先投朱砂一熟研之於器中次投雄黃熟研

之次投雌黃熟研之次投鉛黃合研之良久成也

以膠清合

研之言一者以意為之一分之品量多少也

此是諭作三黃色以畫符

法真符多用此

右三條揚書

合藥當令精不精者不自咎反責方之不驗若是人可謂咎乎可使鈔方合耳

可用昌蒲五兩所以用十兩末知道門戶之人耳可用茱萸根皮二兩紫雲芝英三兩

此用君口訣

此是論合初神九事其方在蘇傳中即周紫陽所撰故受此訣是告長史也

右一條公書

成治术一斛清水潔洗令盛訖乃細搗為屑以清水二斛合煮令爛以絹囊盛絞取汁置銅器中湯上蒸之內

白蜜一斗大乾棗去核熟細搗令皮肉和會取一斗又
內木蜜之中絞令相得如舖狀日食如彈丸三四枚一
時百病除二時萬害不傷三時面有光澤四時耳目聰
明三年顏如女子神仙不死

又法成術一斛水盛洗洗乃乾乾乃細搗為屑大棗四
斗去核乃搗令和合清酒五斗會於銅器中煎攪使成
餌狀日服如李子三丸百病不能傷而面如童子而耐
寒凍

又法術散五斤伏苓煮三沸搗取散五斤右二物合和更搗三千杵盛以密器旦服五合百災百毒百疫不能犯面童而壯健久服能飛越峯谷耳聰目明矣

此三方有掾寫

似是紫微夫人所授繼術叙後者

鍊麻腴法清水三斛麻腴一斛薤白二斤合三物會煎之以木蓋蓋上勿令腴煙散取出取一斛止內酒中服之

亦可單服

此一方有長史寫乃別出四藥丹方中而世之方本又加葱白二斤

太極真人遺帶散白粉服一刀圭當暴心痛如刺三日

欲飲飲既足一斛氣乃絕絕即是死也既斂失尸所在
但餘衣在耳是為白日解帶之仙若知藥名者不復心
痛但飲足一斛仍絕也既絕已自覺所遺尸者在地也
臨時自有玉女玉童以青輶輿共來載之也欲停者當
心痛三日節與飲耳其方亦可舉家用雲霞衣九兩是

其首

此一條不知出何處事即
應是白翳散也世未見方

右一條公書

齋者不宜雜不齋者而相混並未體正道後宜改之

上道之高神虎經是也自非傳授者皆不得令其見所寫之紙也此又一未體矣

南真云寫神虎文不精則萬物不為已用心將徒勞耳得紙更留心謹寫燒香先者寫上書當恒燒香文之左右亦初不能令專使煙清恒也精誠務在匪懈求道唯取於不倦耳此又近於替乎

夫得道者常恨於不早聞受失道者常恨於不精懃何謂精耶專篤其事也何謂懃耶恭繕其業也既加以以

檢慎守之以取感者則去真近矣爾其營之勿忘也

此

五條並似

止告揚君

受書則師乃恥之耶真心既有不盡獲考者非一人子
往師蘇林守一當先齋受戒能得此度世幾未可量也
九華真妃言守五斗內一是真一之上也皆地真人法
也

上黨王真京兆孟君司馬季主皆先按於此道而始矣
魯女生邯鄲張君今皆在中嶽及華山正守此一亦可

得漸階上道而進復為不難也五斗內一涓子內法昔所授於峨嵋臺中本其外守一玄一之屬莫有逮其蹤者也

小君言

五斗真一即今蘇傳中分至日所存用者是也

中君曰良懃不休吾當與其流珠真此亦中真之上道

也

流珠亦九宮家事其經未出世此前五條並似令告牙也

又云性躁暴者一身之賊病求道之堅梯也遂之者真去改之者道來每事觸類皆當柔遲而盡精潔之理如

此幾乎道者也

此語似
令告據

小茅君云丹砂雄黃雌黃家家皆有之至於無一人合藥者也皆如傳國璽印父傳子子傳孫耳好道而不專疲志而不固華名鍾於肖心榮味交於外視萬萬皆是也適足疲我三官之司矣

此語似
令告牙

可令許弁數沐浴濯其水疾之氣也消其積考之癥也亦致真之階

右紫陽真人言

沐浴不數魄之性也違魄返真是練其濁穢自亡矣

右紫微夫人言

上道法衣巾不假人不同器皿者車服牀寢不共之也所以遏穢垢之津路防其邪風之往來耳此甚易行而更以為難所為信道不篤欲飛反沈者也心邁何必言

哉其自當知所為

此三條似
令告長史

右南岳夫人語

右十六條並楊書又雜掾寫

人卧牀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炁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耳

高謂三尺已上也

人卧室宇當令潔盛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氣故氣之亂人室宇者所為不成所作不立一身亦爾當數洗

沐浴潔不爾無冀

盛字是淨義中國本無淨字故作盛也諸經中通如此

勿道學道道學道鬼犯人亦不立使人病是體未真故

青童亦云一言一事泄減一算如此可不慎之此三條本在鄭宮記中揚書又據書

大洞真經高上內章過邪大祝上法曰每當經危險之

路鬼廟之間意中諸有疑難之處心將有微忌敕所經履者乃當先反舌內向咽液三過畢以左手第二第三指躡兩鼻孔下人中之本鼻中隔孔之內際也三十六過即手急按勿舉指計數也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山源者一名鬼井一名神池一名邪根一名魂臺也躡畢因叩齒七通畢又進手心以掩鼻於是臨目乃微祝曰朱鳥凌天神威內張山源四鎮鬼井逃亡神池吐氣邪根伏藏魂臺四明瓊房零琅玉真巍峩坐鎮明堂手暉

紫霞頭建神光執詠洞經三十九章中有辟邪龍虎截
岳斬壘猛獸奔牛銜刀吞鑲揭山攫天神雀毒龍六領
吐火啖鬼之王電猪雷父掣星流橫梟磔駭灼逆風橫
行天禽羅陳皆在我傍吐火萬丈以除不祥羣精啓道
封落山鄉千神百靈併手叩顙澤尉捧燈為我燒香所
在所經萬神奉迎畢又叩齒三通乃開目除去左手
手按山源則鬼神閉門手薄神池則邪根散分手臨魂
臺則玉真守闕於是感激靈根天獸來衛千精震伏莫

于我烝此自然之理使忽爾而然也

鼻下山源是一身之武津真邪之通府不真者所以生
邪氣為真者所以遏萬邪在我運攝之耳故吉凶兆焉
明堂中亦一身之文池死生之形宅存其神可以耿乎
內觀廢其道所以致乎朽爛故由我御順其術而死亡
悔吝定焉

右一條出大洞真經高上首章

此一條不審誰校有
長史寫此經亦未出

也世

夜行常當琢齒亦無正限數也煞鬼邪鬼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以漱液祝說益善

世人有知艷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為害欲卧時常先向北祝之三過微其音也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門名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斬汝形第一宮名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泰煞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明宸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名恬照罪炁

天宮第五宮名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敢司連宛屢

天宮止乃琢齒六下乃卧辟諸鬼邪之氣

如此凡三過也此二法出

鄴都記今鈔相隨

北帝煞鬼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乃祝曰天蓬天蓬九
元煞童五丁都司高刀北公七政八靈太上浩凶長顛
巨獸手把帝鐘素梟三晨嚴駕夔龍威劍神王斬邪滅
蹤紫氣乘天丹霞赫衝吞魔食鬼橫身飲風蒼舌綠齒
四目老翁天丁力士威南禦凶天騶激戾威北銜鋒三

十萬兵衛我九重辟尸千里去却不祥敢有小鬼欲來見狀攫天大斧斬鬼五形炎帝裂血北斗燃骨四明破骸天猷滅類神刀一下萬鬼自潰

畢四言輒一琢齒以為節也若冥夜白日得祝為恒祝也鬼有三被此祝者眼精目爛而身即死矣此上神祝皆斬鬼之司名北帝祕其道若世人得此法恒能行之便不死之道也男女大小皆可行之

此所謂北帝之神祝煞鬼之良法鬼三被此法皆自死

矣常亦畏聞此言矣因病行此立愈叩齒當臨目存見

五藏

此中一字楊本穿壞不可識掾亦仍闕無

具五神自然存也
酆都中祕此祝法今密及之耳不可泄非有道者共祕之乎

右五條楊書又掾寫楊書北帝祝是口受時書極多僂黯改易

風病之所生生於丘墳陰濕三泉壅滯是故地官以水氣相激多作風痺風痺之重者舉體不授輕者半身成

金匱要略卷之三十一
卷十
失手足也若常夢在東北及西北經接故居或見靈牀處所者正欲與冢相接耳墓之東北為徵絕命西北為九危此皆冢訟之凶地若見亡者於其間益其驗也

若每遇此夢者卧覺當正向上三琢齒而祝之曰太元上玄九都紫天理魂護命高素真人我佩上法受教太玄長生久視神飛體仙冢墓永安鬼訟塞姦魂魄和悅惡氣不煙遊魅罔象敢干我神北帝呵制收氣入淵得錄上皇謹奏玉晨如此者再祝祝又三叩齒則不復夢

冢墓及家死鬼也此北帝祕祝也有心好事者皆可行之若經常得惡夢不祥者皆可按此法於是鬼氣滅也

邪鬼散形也

此應令以授長史也但許姓羽音今去東北徵絕命是為不同又九厄之名墓書無

法

手臂不授者沈風毒氣在脉中結附痺骨使之然耳宜針灸針灸則愈又宜按北帝曲折之祝若行之百過疾亦消除也先以一手徐徐按摩臂良久畢乃臨目內視咽液三過叩齒三通正心微祝曰太上四玄五華六庭

三魂七魄天關地精神符榮衛天胎上明四肢百神九
節萬靈受錄玉晨刊書玉城玉女侍身玉童護命永齊
二景飛仙上清長與日月年俱後傾超騰昇仙得整太
平流風結痾注鬼五飛魍魎冢氣陰氣相徊陵我四肢
干我盛衰太上天丁龍虎曜威斬鬼不祥風邪即推考
注匿訟百毒隱非使我復常日月同暉考注見犯北辰
收摧如有干試干明上威畢

此亦以告長史也長史極多惡夢恒有家注炁又患

飲癖及兩手不理故每授諸法并針灸在後

若弟子有心者按摩疾處皆用

此法但不復令臨目內視咽液琢齒耳

昔唐覽者居林慮山中為鬼所擊舉身不授似如綿囊
有道人教按摩此法皆即除也此北帝曲折之法諸疾

有曲折者用此法皆佳不但風痺不授而已也

唐覽無別所出

不知何世人也 鄧都北帝有此數法亦參於高仙家用也又有

曲折經藏著西明公處

周文王為鄧都西明公也

鄭子真則康成之

孫也今在陽濯山昔初學時正患兩脚不授積年其晚

用針灸兼行曲折祝法百日都除

鄭玄唯有一兒為賊所害有遺腹子名小

同耳既不入山又復不病脚此子真
又非谷口者進退乖異莫辨質據

唐覽今在華陽得

虹丹法合服得不死

前來至此並應是保命告

十三過針三過灸無不愈左手勝右手也少陽左肘手

脉內纏故宜十三過針乃得理內脉入少陽也灸氣得

溫浮上臂血得風痺故宜三過灸乃得補定流津使筋

屬不滯也灸手幽關及風絃并五津凡三處急要也當

待佳日我自別相示也保不使爾失此手也

右中候夫人言

手幽關風絃五津凡三處偃側圖及諸灸經並無此穴名

夫風考之行也皆因衰氣之間隙耳體有虧縮故病來侵之也若今差愈誠能省周旋之役者必風疴除也今當為攝制冢注之氣爾既小佳亦可上冢訟章我當為關奏之也於是注氣絕矣

昔鄧雲山停當得道頓兩手不授吾使人語之令灸風徊曲津兩處耳六七日間便得作五禽按摩也若針力訖當語所灸處又心存行道亦與身行之無異也昔趙公成兩脚曳不能起旦夕常心存拜太上如此三十年

太上真人賜公成流明檀桓散一劑即能起行後遂得道今在鵲鳴山下夫存拜及心行道之時皆燒香左右如欲行事狀也此謂內研太玄心行靈業栖息三宮優逸神府者矣

右保命言

風徊曲津兩處灸經亦無此穴家訟章不見有真本鄧雲山趙公成並無別顯出也

夜卧覺存日象在疾手中握之使日光赤芒從臂中逆至肘腋間良久日芒忽變成火燒臂使臂內外通匝洞徹良久畢乃陰祝曰四明上元日月氣分流光煥曜灌

液凝魂神光散景蕩穢鍊煙洞徹風氣百邪燔然使得
長生四肢完全注害考鬼收付北辰畢存思良久放身
自忘

右保命說此云案消魔上祕祝法

此經未出世若猶是智慧七卷限者

未審小君亦安得見之

右八條並掾書寫

昨具以墓事請問荀侯荀侯云極陰積洵久經墳塋遂
使地官激注冢靈沈滯風邪之興恒繼此而作然衝氣

欲散作考漸歇鎮塞之宜未為急也不如通婦墓之井

以潤乎易遷之塗救渴惠乎路人陰惠流於四衢植棠

棣於龍川散松楊以固標此其所利耶

荀侯即應是荀中侯也此即長

史婦亡後所告

范幼冲漢時尚書郎公

缺一字

解地理乃以冢宅

為意魏未得來在此童初中其言云我今墓有青龍秉

氣上玄辟非玄武延軀虎嘯八垂殆神仙之丘窟鍊形

之所歸乃上吉冢也其言如此

此猶是前所服三氣之范監也四靈雖同墓法

而形相莫辨又以朱鳥為上玄亦所未詳也

積善懋德慈心在物兼修長存

之方洞守形中之寶者雖有此墓為以示始終之觀耳
至於神全得會熙鏡玄開亦何時永為朽物不復生出
耶此墓之人斯可謂應運矣

此並論長史
婦所葬墓事

辛亥子所言

辛亥子事在
第五卷中

右三條揚書

夫欲建吉冢之法去塊後正取九步九尺名曰
上玄辟非華蓋宮王氣神趙子都冢墓百忌害
氣之神盡來屬之能制五土之精轉禍為福侯

王之家招搖欲隱起九尺以石方圓三尺題其
文埋之土三尺也世間愚人徒復千條萬章誰
能明吉凶四相哉辟非之下冢墓由此而成亦
由此而敗非神非聖難可明也必能審此術子
孫無復冢墓之患能知墳墓之法千禁萬忌一
皆厭之必反凶為吉能得此法永為吉冢不足

宣也

此一紙異手書青紙依如此法亦為可解
其九步九尺而不云十步三尺者是九尺

入冢裏正取中心為數也但辟非應是朱鳥而
云冢後若徵冢甲向朱鳥在西南羽冢庚向朱

鳥在東北
所不論耳

員三尺題其文曰天帝告土下冢中王氣五方
諸神趙公明等某國公侯甲乙年如干歲生值
清真之氣死歸神宮翳身冥鄉潛寧沖虛辟斥
諸禁忌不得妄為害氣當令子孫昌熾文詠九
功武備七德世世貴王與天地無窮一如土下

九天律令

員三天猶是方員方員之法六邊皆
等如印形也趙公明今千二百官儀

乃以為溫鬼之名九
功七德事出左傳

夫施用此法慎不可令人知若云冢墓王相刑害諸不足者一以填文厭之無不厭伏反凶為

吉

行下被割餘一字如此當是此字後行又被剪語則未盡也從員三尺來別一紙復

是異人迹不與前同而俱書青紙色理亦小殊疑此並寫非真前范監既有此言恐後人因以造法耳

上清真人馮延壽口訣

前云是楚市仁人西岳真人馮延壽西岳之號自不妨上清之

目也此後凡十四事雖未見真書類其事皆不乖真法故別撰錄附於卷末

夫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及血少腦減津

液穢滯也不先治病雖服食行炁無益於身昔有道士
王仲甫者少乃有意好事神仙恒吸引二景餐霞之法
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足一十八年白日升
天後南嶽真人忽降仲甫而教之云子所以不得升度
者以子身有大病腦宮虧減筋液不注靈津未溢雖復
接景餐霞故未為身益仲甫遂因服藥治病兼修其事
又一十八年亦白日升天今在玄州受書為中嶽真人
領九玄之司于今在也

此說殊切事要仲甫
父子無餘別顯也

夫學生之夫必夷心養神服食治病使腦宮填滿玄精
不傾然後可以存神服霞呼吸二景耳若數行交接漏
泄施寫者則氣穢神亡精靈枯竭雖復玄挺玉籙金書
太極者將亦不可解於非生乎在昔先師常誠於斯事
云學生之人一接則傾一年之藥勢二接則傾二年之
藥勢過三以往則所傾之藥都亡於身矣是以真仙之
士常慎於此以為生生之大忌

此事彌會
衆經之旨

夫學道唯欲嘿然養神閉氣使極吐氣使微又不得言

語大呼喚令人神氣勞損如此以學皆非養生也

凡存神光行真仙之事者又不得以衣服借人亦不服非己之物諸是巾褐履屐之具皆使鮮盛三魂七魄或栖其中亦為五神之烝忌洿沾故也

又八節之日皆當齋盛謀諸善事以營於道之方也慎不可以其日忿爭喜怒及行威刑皆天人大忌為重罪也

右三條亦與經事相符

凡研味至道及讀誦神經者十言二十言中輒當一二過舐脣咽液百言五十言中輒兩三過叩齒以會神靈充和血氣使靈液凝滿帝一欣宅所謂沖氣不勞啓血

不泄也

此別一法經中未見其事也

學生之法不可泣淚及多唾泄此皆為損液漏津使喉腦大竭是以真人道士常吐納咽味以和六液

凡甲寅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警備其日遣諸

可欲

凡五卯之日常當齋入室東向心拜存神念炁期感神

明亦適意所陳恒如此者玉女降侍

此三條與經語亦互相同者也

常以本命之日向其方面叩齒三通心存再拜而微呪

曰太一鎮生三炁合真室胎上景母玄父元生我五藏

攝我精神下灌玉液上朝泥丸夕鍊七魄朝和三魂右

命玉華左嘯金晨命我神仙役靈使神常保利津飛行

十天祝畢又心拜四方叩齒三通咽液三過此名為太

上祝生隱朝胎元之道常能行之令魂魄保守長生神

仙未見此
經法

凡入室燒香皆當對席心拜叩齒陰祝隨意所陳唯使

精專必獲靈感此亦朝靜
之例也

凡人常存思識己之形極使髣髴對在我前使面上恒
有日月之光洞照一形使日在左月在右去面前令九
寸存畢乃琢齒三通微祝曰元胎上真雙景二玄右抱
七魄左拘三魂令我神明與形常存祝畢又叩齒三七

過咽液七過此名為帝君鍊形拘魂制魄之道使人精

明神仙長生不死若不得祝者亦可單存之耳

道授乃有識形

而未見此祝法

又學道之士當先檢制魂魄消滅尸鬼常以月晦朔之日庚申甲寅之日當清齋入室沐浴塵埃正席而坐得不眠者益善以真朱筆點左目眥下以雄黃筆點右鼻下令小半入谷裏也點畢先叩齒三通微祝曰上景飛纏朱黃散煙炁攝虛邪尸穢沈泯和魂鍊魄合體大神

令我不死萬壽永全聰明徹視長享利津祝畢又琢齒
三通咽液三過并右手第二指躡右鼻孔下左手第二
指躡左目下各七過當盡陰案之勿舉手也於是都畢
按此二處是七魄遊尸之門戶鉞精賊邪之津梁矣故
受朱黃之精塞尸鬼之路引二景之薰過淫亂之炁也
此太極上法常能行之則魂魄和柔尸穢散絕長生神
仙通炁徹視行之三年色念都泯矣

此頗似太靈真人
法可兼修用之

凡上清叩齒咽液法皆各有方先後有次不得亂雜使

真靈混錯也

夫叩齒以命神咽炁以和真納和因六液以運入制神須鳴鼓而行列矣

凡存修上法禮祝之時皆先叩齒上下相叩勿左右也一呼一吸令得三叩為善須禮祝畢更又叩齒乃得咽諸炁液耳此名為呼神和真以求升仙者也吾屢見偽俗之人或誤定經文先後雜亂無有次緒用以為益良

可悲也

此亦同五神
經中意旨

右本卷訖此

養性禁忌口訣

復有此諸條亦未見真書而似是二許
抄事皆仙人條用小訣有助於施行故

並撰
錄

黃仙君口訣服食藥物不欲食蒜及石榴子猪肝犬頭

肉至忌都絕為上道士自不可食猪犬肉而交房中令

藥力不行又計食一斤損筭百日子其慎之

此彭祖弟
子撰傳者

青牛道士口訣暮卧存日在額上月在臍上辟千鬼萬

邪致玉女來降萬禍伏走祕驗

即封君達也出
神仙傳五岳序

沈義口訣服神藥勿向北方大忌亥子日不可唾亡精

失氣減損年命藥勢如土

沈出神
仙傳

呂恭口訣入山之日未至山百步先却行百步反足乃

登山山精不犯人衆邪伏走百毒藏匿

呂出神
仙傳

藥巴口訣行經山及諸靈廟祠間存口中有真人字赤

靈丈人侍以玉女二人一女名華正一女名攝精丈人

著赤羅袍玉女二人上下黃衣所存畢乃叱咤曰廟中

鬼神速來使百邪詣赤靈丈人受斬死衆精却千里此

是三天前驅使者捕鬼之法

即樂豫章也出劔經神
仙傳虎豹符及後漢書

東海小童口訣道士求仙勿與女子交一交而傾一年

之藥力若無所服而行房內減算三十年

此上相青童
君之別號也

東陵聖母口訣學道慎勿言有多為山神百精所試夜

卧閉目存眼童子在泥丸中令內視身神長生升天劉

京亦用此術

出神仙傳今為海神之宗劉
京諭漢末人出飛步經後

女仙程偉妻口訣服食勿食血物食血物使不得去三

尸乾肉可耳

程偉為漢期門郎其婦
知房事見葛洪內篇也

鳳綱口訣道士有疾閉目內視心使生火以燒身身盡

存之使精如彷彿疾病即愈是痛處存其火祕驗

出神
仙傳

能釀百草花
以起死者

陳安世口訣道士結頭理髮及飲食施履屐枕褥勿令
非道士者見其理髮于其飲食動其履屐用其枕褥彼
俗尸魄形中之鬼來侵我神也所以道士棲山林而幽
身者皆欲遠茲囂穢絕放人間之業是恐外物凡百犯

其性命也祕之

陳出神
仙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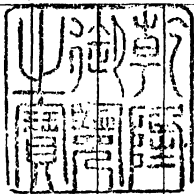
李少君口訣道士求仙不欲見死人尸損神壞氣之極
人君師父親愛不得已而臨之耳所以道士去世不事
王侯是無君也塊然獨存是無友也唯父母師主不得
不臨喪致感極之哀不吝性命之傷耳苟以此故而傷
是以無傷之也吾其祕之故口傳焉

漢武臣出
神仙傳

女仙人劉綱妻口訣求仙者勿與女子三月九日六月
二日九月六日十二月三日是其日當入室不可見女
子六尸亂則藏血擾潰飛越三魂失守神彫氣逝積以

致死所以忌此日者非但塞遏淫泆而已將以安女宮
女宮在申男宮在寅寅申相刑刑殺相加是日男女三
尸出於目珠瞳之中女尸招男男尸招女禍害往來喪
神虧正雖人不自覺而形露已損由三尸戰於眼中流
血於泥丸也子至其日雖至寵之女子親愛之令婦固
不可相對我先師但修此道而仙矣復不及至親無心
者矣子其慎之矣

網妻出神仙傳又虎豹符中凡此雜
事皆與真經相符並可按而施用也



真誥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真誥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烜

謄錄監生臣羅允文

欽定四庫全書

真誥卷十一

梁 陶弘景 撰

稽神樞第一

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

者無一

保命君受作此言按受此應在乙丑年六月已前甲子歲中事始論此山受福之端也其地肥

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歷世遊踐莫有知其處者

句曲山源曲而有所容

故號為句容里過江一百五十里訪索即得

凡此後紫書大字者

並茅三君傳所記也傳既以寶秘見之者稀今謹抄取說山事共相證顯按山形宛曲東西遶迴故曰句曲從

山嶺分界西及北屬句容東及南屬延陵句容既立為縣故其里不復存昔時應在迷墟左右耳今山去石頭江水步道一百五六十里

江水之東金陵之左右間小澤澤東有句

曲之山是也

此蓋呼秣陵之金陵非地肺之金陵矣小澤即謂今赤山湖也從江水直對望山東

西左右正自如此也

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

連古人謂為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窻林屋之隔脊衆洞相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真

洞仙館也

此論洞天中諸所通達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位在太湖包山下龍威丈人所入得靈

實五符處也清虛是王屋洞天名言華陽與比並相貫通也

山形似已故以句曲為

名馬

今登中茅玄嶺前後望諸峯壘盤紆曲轉以大茅為首東行北轉又折西行北轉又折東北行至大

橫反覆南北狀如左書已字之形

金陵者兵水不能加災癘所不犯河

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

不往洪波不登正此之福地也爾心悟焉是汝之幸復

識此悟從誰所感發耶

此河圖者舜禹所受及洛書之屬今猶有四十餘卷存此語亦

是示長史言相感悟乃從楊君宣說吾之所啟發矣

句曲山其間有金陵之地地

方三十七八頃是金陵之地肺也土良而井水甜美居

其地必得度世見太平河圖內元經曰乃地肺土良水

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又河書中

篇曰句金之山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此之謂

也

後所稱河圖即是前要元篇語雖山壇字異其理猶同此蓋指論金陵地肺一片地能如此耳其餘處未

必有所免辟耳金陵古名之為伏龍之地河圖逆察故書記運

會之時方來之定名耳至於金陵之號已二百餘年矣

尋金陵之號起自楚時至秦皇過江厭氣乃改為秣陵漢來縣舊治小丹陽今猶呼為故治也晉太康三年割

淮水之南屬之義熙九年移治闕場元熙元年徙還今處此是江東之金陵耳傳所言二百餘年者是吳孫權

使人採金屯居伏龍山因名金陵自然響會所以歎河圖之逆兆也句曲山秦時名為句

金之壇以洞天內有金壇百丈因以致名也外又有積金山亦因積金為壇號矣周時名其源澤為曲水之穴按山形曲折後人合為句曲之山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山三君往曾各乘一白鵠各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謠乃復因鵠集之處分句曲之山為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總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無異名也三茅山隱嶠相屬皆句曲山一名耳時人因事而諭今故有枝條數

十作別名舊不爾也

今以在南最高者為大茅山中央有三峯連峯鼎立以近後最高者

為中茅山近北一峯孤峯上有聚石者為小茅山大茅中茅間名長阿東出通延陵句曲阿西出通句容湖就以為連石積金山馬嶺相帶狀如埭形其中茅小茅間名小阿東西出亦如此有一小馬嶺相連自小茅山後去便有雷平燕口方嶠大橫良常諸山靡迤相屬垂至破罡瀆自大茅南復有韭山竹吳山方山從此疊障達于吳興諸山至于羅浮窮於南海也

山生黃金漢靈帝時詔敕郡縣採句

曲之金以充武庫逮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輸官

兵帥百家遂屯居伏龍之地因改為金陵之墟名也河

圖已得之於昔可謂絕妙

今大茅山南猶有數深坑大坎相傳呼之為金井當是孫

權時所鑿掘也今此山近東諸處碎石往往皆有金沙
云兵帥仍屯居伏龍今則無復有雅小近西有述墟昔
乃名木墟今是良民述墟前十數里大茅有吳墟村以
號而言乃欲相似而復不關金陵長史宅西北近長隱
小岡下乃時有故破瓦器焦赤土甚多疑是人居處既
經耕墾基域不復存而了無井亦恐如長史井堙沒耳
又小茅大橫不見採金處大茅金井
若是復不應類如此遠居二三疑昧金陵之土似北邙
及北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
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沽耳水色白都不學
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漑
耶子其秘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

定錄君受
作審令爾

許侯北却山在洛陽北數里北谷關即孟津關也土色黃黑而肥腴鳳門即長安北門也今所擬金陵地並無土種植及住止鑿井者乃是無知察亦為真靈愛護不使輟得居焉吾有傳紀者即是三茅傳也按長史甲子年書云未見傳紀則啜此書時或在癸亥年中也傳中亦稱良土甘美居之度世故因此而顯言也

少少耳隱畧十餘頃許高而平者六七頃也既知其要

觀其形勢便朗朗也故不曲示耳

保命君告按傳中云金陵之地方三十七

八頃恐是其大垠所至至於實錄正當十餘頃耳高平者是可住處也會登其地依說觀望自可領畧粗知其處若為仙真度世及種民者無患不自然得至苟其非分徒攜手築室必當諸方不立趣使移去耳悠悠凡猥勿承此強欲居之也

金陵之左右汧谷溪源陵之左有山也右有

源汧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汧名陽谷名山內經福地誌

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正金陵

之福地也

按今呼為柳谷汧者其源出小茅後田公泉而西南流至迷墟首入大汧陽谷汧者今無

復其名而長隱山岡後有小汧西流南折亦會迷墟首又父老云陽谷汧源乃出中茅前大茅後數川注合為一汧出山直西行北轉亦會大汧論兩汧相交之內即是此地大畧東西不得極正故兼以左右為言但今之所云二谷不知即是昔號不雖有耆老相承傳譯漸失兼汧源迴異不必可指的為據也上古名此

山為崗山孔子福地記云崗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辟病長生本所以名為崗者亦金壇之質也是以

百代百易非復本名良可歎也

按今小茅東北一長大山名大橫山云本名鬱

崗山山即在今所謂伏龍之東世又呼伏龍地為死地崗亦粗有彷彿又見其長而高益呼為長隱隱音於觀切其言可隱障也此崗山雖多細石亦可居耳近東南取長史宅至雷平間甚有可住處義興蔣員芻等今並立田舍於崗下近越桐柏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去長史宅四五里

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五倍堯水東海傾人盡病死武

安兵其如予何由我帶近洞臺之幽門恃此而彷徨耳

右弼王王真人受令密示許侯此即桐柏帝晨所說言吳越之境唯此兩金最為福地者也武安者秦將白起擊趙於長平一日坑殺四十萬人古來兵傷莫復酷此故別引之為喻斯蓋所謂兵病不往洪波不登矣既帶

近洞天神真限衛
故能令三災不干

右前來至此五條楊書

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

之洞週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

傳中所載至第十天

并及鄴都五嶽八海神仙遠方夷
狄之洞既非此限並不獲疏出
洞墟四郭上下皆石

也上平處在土下正當十三四里而出上地耳

此當是至太山

頂為言也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正方平其內虛空

之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下墟猶有原阜壠偃上

蓋正平也

向云高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則是中
央高四邊漸下今云上蓋正平是言其質平

無凹凸處耳非直去如板也亦可
是登隴阜之上則於天為下耳

其內有陰暉夜光日

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

如日月之圓飛在玄空之中

按諸洞天日月皆各有此
名亦小小不同蓋猶是大

天日月分精照之既云晝夜便有出沒亦當與今日月
同其明晦今天崖畔了不得窮此小天邊際殆可捫

觀日月出入則應有限當是忽然起
滅不由孔穴但未知其形若大小耳

句曲之洞宮有五

門南兩便門東西便門北大便門凡合五便門也

今山
南大

洞即是南面之西便門東門似在柏枝隴中北良常洞
即是北大便門而東西並不顯中君告云東便門在中

茅東小茅阿口從此入至洞天最近而外口甚小又以石塞之器具在後則西便門亦當如此正應在今所呼作石墳處也柏枝乃有兩三洞口恐真門外亦不開此三門精齋尋之自可見爾今南便門外雖大開而內已被塞當綠穢炁多故也北大洞猶有鬼神去來而真仙人出入都不由五門皆歛爾無間設此門者為示是山洞體製或外

人應入故耳

虛空之內皆有石階曲出以承門口令得

往來上下也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覺是洞天之中故自謂是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又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蓊鬱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謂洞天神宮靈妙無方不可得而議不可得而罔也

世人採藥

往往誤入諸洞中皆如此不便疑異之而未聞得入華陽中如左元放之徒是所不論然得入者雖出亦恐不肯復說

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

羅浮皆大道也其間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

漢建安之中左元放聞傳者云江東有此神山故度江

尋之遂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

君亦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洞宮之內經年宮室結

構方圓整肅甚惋懼也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神

靈往來相推校生死如地上之官家矣

今按地域方面則林屋在東南

羅浮在西南惟岱宗峨嵋得正耳直道亦當五六千里此路至潁川間便應徑通王屋清虛天也元放當是為魏武所逼後仍來後真受乃云清齋五年然後乃得深進内外宮耳三種芝恐是下品者也

良常北

垂洞宮口直山領南行二百步有秦始皇埋藏白璧兩雙入地七尺上有小磐石在嶺上以覆埒處李斯刻書璧其文曰始皇聖德章平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璧若拙即可得始皇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不但句曲而已

從此後墨書皆定錄真君受以告長史掾寫本前紙所失恐非起端語尋埋璧時在三茅得道之前而後乃具見如此明真人無所隔蔽矣按傳所稱即是登山時但云一雙為異或應二字雙璧之書亦如禹山所刻作篆

跡也今尋檢其處亦可見石蓋亦殊自不小也茅山北垂洞口一山名良常山

本亦句曲相連都一名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
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祠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藉
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至西百二
十里從峽中度上會稽祭夏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
秦德於會稽山李斯請書而還過諸山川遂登句曲北
垂山埋白璧一雙於是會羣官饗從駕始皇歎曰巡狩
之樂莫過於山海自今已往良為常也爾乃羣臣並稱

壽喚曰良為常矣又鳴大鼓擊大鐘萬聲齊唱洞駭山

澤讚樂吉兆大小咸善乃改句曲北垂曰良常之山也

良常之意從此而名

檢外書始皇三十七年正月出遊雲夢丹陽浙江上會稽祭夏禹望

南海刻石紀功還過吳渡江來並北海至瑯琊至平原
得病七月丙寅崩於沙丘九月葬驪山如此之時皆朱
有瀆即是從延陵步道上取句容江來路仍過停饗設
耳非必故詣句曲所以止住山北邊下處遂不進前嶺
且於時亦未驗此山之靈奇祀璧之意者為通是望山
設所以中君云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也夫號從主人
名由地表小君以漢成帝時受紫書云治于良常北洞
蓋內因此成稱也又檢始皇崩不發喪令車載鮑魚以
亂烝此應夏月中如外書所說相似今依傳言乃是三
十六年十月建亥之月為秦正月為出遊是至雲夢耳

不爾則是三十八年秋崩也未作秦歷不能得定癸丑是何月中比別更詳正之

王莽地皇三

年七月戊申

此七月二十四日也

遣使者章邕賈黃金百鎰銅鐘

五枚贈之於句曲三仙君

王莽制金為貨名鎰形如錢無孔重一兩直錢一千百鎰

則百兩也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

此三月二十四日也

遣使者吳倫

賈金五十斤獻之於三君今並埋在小茅山上獨高處

坳上有聚石入地三四尺也

此則今小茅山積石上最高處是也此二事不顯真

中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敕郡縣修守丹陽句曲真人之

廟

按三君初得道乘白鶴在山頭時諸村邑人互見兼祈禱靈驗因共立廟於山東號曰白鶴廟每饗祀之

時或聞言語或見白鵲在帳中或聞伎樂聲於是競各
供侍此廟今猶在山東平阿村中有女子姓尹為祝遠
山西諸村各各造廟大茅西為吳墟廟中茅後山上為
述墟廟並歲事鼓舞同乎血祀蓋已為西明所司非復
真仙僚屬矣

中茅山玄嶺獨高處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

六千斤於此山深二丈許埴上四面有小盤石鎮其上
其山左右當泉水下流水皆小赤色飲之益人此山下

左右亦有小平處可堪靜舍左元放時就司命乞丹砂

得十二斤耳

今此嶺前後甚多大石而山上左右無正
流水東南近下有一長澗西南近下亦有

小水度嶺南隱居住處近山上有湧泉冬夏無窮而水
色不甚覺赤耳平處可住東西唯當近澗左右為好左

氏乞丹砂當是入洞時
所請以合爐火九華丹

右楊書

大茅山中茅山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為積金山
此山中甚多金物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為屋室靜
舍乃佳此數處亦任意耳快可合丹以修上道中茅之

前大茅之後下麓長澗東西亦出山外對館

此即隱居
今所住東

面一橫壟也此壟純絕石石形甚瓌竒多穿穴側傍盤
紆下深乃有無底處屢投脆物在中間玲玲之響久之
此云多金物亦當是久來真仙所投也西南有大石壁
聳而坼開內有洞入數丈漸狹小不復容人乃颯颯有

風外數步便有一湧泉冬夏清流即下解所資近外澗口又有一湧泉水勢乃駛上者冬溫而夏冷今正對邏前小近下復有一穴湧泉特奇大水大旱未嘗增減色小白而甘美柔弱灌注無窮但恨在山西自不得東流耳亦別開決作東流用之又渡此嶺東南有一石穴水東流極好其處隱障甚可合丹即後所云菌山之前也正患去徑路近車聲人響殆欲相聞今若斷此路不復聽車聲人行便是第一處方當思為其宜茅山住止惟有隱居今所住及南洞口長史宅處乃極好所恨迥曠且此一山通無虺蝮毒螫時有青蛇都不犯物虎亦甚少自古來未聞害人山居不問道俗皆少溫病山德寬容不到險阻但恨無青林冬夏常鬱如東閭諸山耳自隱居往來爍養成秀於形望大好山出好木并雜藥絕宜松柏而本無人植不容自生今亦分布歲種之耳

茅山天市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去壇左

右二丈許入地九尺耳昔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颿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天之神曾來於此山上矣其山左右有泉水皆金玉之津氣可索其有小安處為靜舍乃佳若飲此水甚便益人精可合丹天市之壇石正當洞天之中央玄窻之上也此石是安息國天市山石也所以名之為天市盤石也玄帝時召四海神使運此盤石於洞天之上耳非但句曲而已仙人市壇之下洞宮之中央窻上也句曲山腹內虛空謂之洞臺仙府也玄帝時

召四海神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璞石以填洞天之中央玄窻之上也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颯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臺之山皆埋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於市石左右四面以鎮陰宮之嶺諸有洞天皆爾不但句曲而已邑人呼天市盤石為仙人市壇是其欲少有彷彿而

不了了也青童颯輪之迹今故分明

句曲之山諸記說今悉分明唯天市

壇石未知的何所在以論迹而言隱量正應大茅左右而踐行不見其異處或恐為土木蕪沒所不論耳按保命趙承每登壇長嘯風雲立至此則不應在小處長見雲氣出入恒先起大茅北陰此或當高而陰故也夫真

人常御九龍左驂名輿右服名欵既履山頂故指乘其
右驂今大茅嶺上向東行有路傍山平治狀如人功足
通軌轍相傳皆呼此為輿輪迹乃無埋沒石壇既未顯
金寶亦難測所埋又疑洞天中央玄憲之上不應乃近
南門復恐在中茅間邑人耆老亦不復知仙人市壇處
自隱居來此山七八年尚未得窮歷踐行而況悠悠之
徒令其究竟之耶所以來得遍履者患於無良侶可同
登陟之艱獨行又覺蹣跚是以遂爾淹稽常所耻恨比
日方負杖孤遊庶當委曲所聞所見耳

中茅山東有小穴穴口纔如狗竇

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闊外以盤石掩塞穴口餘小穿如
孟大使山靈守衛之此盤石亦時開發耳謂之陰宮之
阿門子勤齋戒尋之得從此入易於良常洞口其中多

沙路曲僻經水處不大便易又道路遠不如小阿穴口

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

便朗然如晝日

此即洞天東門也隱量乃可知處自未敢輕索入耳前傳云洞宮出土上計十

三四里許今此云三四里便至掖門者是近山下已薄而門勢又未平計入門復應向下數里乃得至宮耳入口便明者此為內光出照不必關外日者也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

如一謂之南便門亦以石填穴口但精齋向心於司命又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

陰宮何足不觀乎左慈復何人耶

此即南面之東便門應在柏枝壠石穴中

此礪小穴甚多難卒分別必須精感得開乃可議入云
二日者謂十二月二日依傳說年有兩日恐三月十八
日誼譁雜聞非專請之宜故也左慈以成仙人質見易
於俗所以三月清齋便得入洞長史雖挺分高邈而形
識猶昧豈可相比此語是欲相獎勵
耳長史後答亦作此意仰酬之也 三月十八日十二

月二日東卿司命君是其日上要總真王君太虛真人
東海青童合會於句曲之山游看洞室好道者欲求神

仙宜預齋戒待此日登山請乞篤志心誠者三君自即
見之抽引令前授以要道以入洞門辟兵水之災見太

平聖君

按中君書云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即請十
二月二日不見道三月十八日者屢有正月中

耳今臘月二日多寒雪遠近畧無來者唯三月十八日
輒公私雲集車有數百乘人將四五千道俗男女狀如
都市之衆看人唯共登山作靈寶唱讚事訖便散豈復
有深誠密契願觀神真者乎縱時有至誠一兩人復患
此誼穢終不能得專心自達如此抽引乞恩無因得果
矣唯隱居所住中巖禁斷清年得無遊雜既去洞隔嶺
人自不知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往時別宅
至於此也

處也亦可合丹

司命初過江立宅於此以自蕩滌質對
神鬼今按垂之為言如是邊際此正應

在長史宅後大橫之西今父老相傳言如是邊際此正
應在長史宅後大橫之西今父老相傳乃言大茅之西
北平地棠梨樹間名下薄處言是司命君故宅耕墾至
肥良多見磚瓦故物似經住止處亦驗烈不可穢犯君
此審是則宜言中茅之西不應遠舉良常大都真人語
自不正的遇所引處便言耳昔時山下遠近諸處長林

榛芳遮天蔽日無處不可隱密即今斫伐耕稼四通九達山中亦皆顯露時移事異不復可准乃言未久如此

正復五六十
年來漸劇耳

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其間當有累石如

竈形竈間或有寄生樹樹如曲蓋形此處至好但恨淺

耳雖爾自足

此處今亦存但無復有寄生曲樹耳亦帶北洞流水其左右並近大路所以言淺即

今凋迥无復可往也

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要自足立外

靜舍也

今此中以去多荒蕪漸近村墟並不足復居昔時言去縣小近往來為易又近洞口所以屢及

之耳外靜舍當以俟游賓從憩止非自往修行之所益知是欲相近之意也顧居士所撰本此中向近所標精舍地一篇今視按書者不以相次乃別出在長史所營宅前耳此後長史答書道西北地危仍次菡山不酬金

鄉至室語明知
本別受之也
句曲之山有名菌山此山至佳亦有金

乃可往採入土不過一二尺耳吾昔臨去時曾埋金於

此欲服金者可住取但當不中以營私累耳

今人不復識呼菌山

者尋此山形當如菌孤立亦或是困倉之困形如困也
按大茅後長阿積金東凹地有一山子獨秀如博山鑪
且又近積金山恐此或當是即今多石及樹木但金之
所在指一兩處亦難可尋索雅啟乞垂賜所不論耳意
欲營轉鍊之事亦指此山前臨長湖東流水
至幽隱有形勢若基構有期當更宣述耳

大茅山有

玄帝時銅罪古鼎字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甚精好在山

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玄帝時命東海

神使埋藏於此

此亦當是移安息石時所埋也今最高處乃多石每吉日遠近道士咸登上燒

香禮拜无復草木累石為小壇昔經有小瓦屋為風所倒尋古來帝王並重鼎器者以其兩鉉法日月三足法三才能烹飪熟成萬物兼自能輕重神變隱顯故也中君後答云鑄羽山之銅以作之諸有洞天之山皆爾

大茅山下亦有泉水其下可立靜舍近水口處乃佳當

小危不安耳

今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小出下便平比世有來居之者唯宋初有女道士

徐漂女為廣州刺史陸徽所供養在洞口前住積年亡女弟子姓宋為人高潔物莫能干年老而亡仍葬山南宋女弟子姓潘又龔住于今尚在元徽中有數男人復來其前而居至齊初乃敕句容人王文清仍此立館號為崇元開置堂宇廂廊殊為方副常有七八道士皆資俸力自二十許年遠近男女互來依約周流數里解舍

十餘坊而學上道者甚寡不過修靈寶齋及章符而已
近有一女人來洞口住勤於灑掃自稱洞吏頗作巫師
占卜多雜浮假此例亦處處有大茅東西亦有澗水
有晉末得道者任牧住處合藥竈塢猶存今有薛彪數
人居之又有朱法永近
小山上快矚眺而乏水

良常山對穴口東視小山之嶺

其上有埋銅數千斤以盤石填其上漢時其山下有屈
氏家大富財有巨億埋銅器於此于今在也亦有錢錢

在西北小山上向也

今此山具存无知其錢銅處縱有
彷彿亦不識尋視此山明地高下

墩澗不似經墟村住處恐
歲代久遠勢迹乖異故也

曾得往年三月一日八月八

日二書

此乙丑所受則長史往年書是甲子年中按答
云直置書於迷墟朱家靜中則非因華僑楊君

也送之三月一日書云今當墾赤石田日為往來之階亦

竟不就事也復云豈可遐棄坐觀存沒哉此道自決求

真之精誠也心不在我不可責人使必成之也赤石田今中茅

西十許里有大塘食澗水久廢不修隱居今更築治為

田十餘頃長史昔意欲避形迹因作田之階得數處望

靈山而遇旱塘壞竟不果所以此書譏之耳都不齋而有書云齋戒也此亦有答

明辭奏不可輕妄動靜必皆聞徹矣八月八日書云謹操身詣大茅之端

乞特見採錄使目接溫顏耳聆玉音此語為求道之甚

急也得近書具至心可勤道獎志也司命君自在東宮

又書不應總合德有輕重之故也

司命常住大霍之赤城此間准有府曹耳

具位有高卑故不宜共作辭啟二君雖同居華陽而官府各異不得同紙凡書奏不如口啟於此可具鑿其儀格吾等已自相知之厚薄書疏亦甚為班班欲停之如

何此是長史輕脫置書於他家靜中而去恐方將人到又致漏泄真靈慎密故有此語欲戒試其心事耳長

史後答此言亦殆為巧便此書疏慎示俗人脫有見者掘壞靈山爾

之罪大也恐俗人貪狡之徒知此金寶處堪能鑿掘則事由宣泄此罪真為不輕非但爾時教戒亦

傳貽無窮將來諸子咸共秘之

右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曲山事訖此長史前

書無本出今唯有後答亦隨條奉酬次第如左

右從前良常來凡二十一條並有掾寫

昔年十餘歲時述虛

此乃應是墟字而由來皆作虛字即今之山西村名也

間者

宿有見語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有市處早已徙去後見包公問動靜此君見答今故在此山非為徙去此山洞庭之西門通太湖包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唯說中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別長少不道司命君尊遠別治東宮未見傳記乃知高卑有差降班次

有等級耳輒敬承誨命於此而改

此長史又更答書云今有所起草存故得

撰錄而前紙斷失亦非起端語也包公是鮑靚句容人
悉呼作包也答書時已是蒙示傳記是乙丑年初矣

告小阿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此穴

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不審此洞天之別光為引太

陽之光以映穴中耶此洞天中官府曠大云宮室數百

間屋官屬正二仙君兄弟復有地仙官男女凡有幾許

人為直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宮室與洞庭包山相

連不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曾得入此宮不二人為未

得登舉作地下主者耶治在何處愚昧冒啟懼有干忤

包公及妹事前中君書無有當復是別受
今更重問井洞中事定錄又答有後也 市山之盤石

市名之存由於此也今之孜孜志慕於道無心金玉尊

靈所置唯助令彌密耳豈有掘犯理耶此故為未之照

察也山左右泉水金玉津液其地亦可立靜舍合丹輒

當以為意此上答天市泉水可
住事而竟無所立也 不審玄帝是何世耶後

生蒙蒙多所不及願告顓頊水王故號玄帝外書亦爾
長史脫致疑問耳此條復有答

後在 告中茅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入道差易後當以

漸齋修而尋求之靈宗垂念便以為造金門而登玉房

也但存遲速之間不敢悞遲

有如此教示而不速求游關一何可恨所以衆靈每

勤勤引勸告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

門欣見啟悟喜稟德音精誠注向沐浴自新既聞吉日

至時密造區區之誠靈寶鑒照

此道南面之東門與小阿東門相似者

告

左慈復何人也此見獎勛之言思念下逮益令欣慕

傳上

亦載此事告良常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君往時別宅亦

可合丹穆自見傳記鄙心竊志欲尋司命君往昔之舊

宇高棲之所托患未能審知耳今輒當隱量求處臨時

告悟

傳上亦載此事基陸湮沒難可必審故更乞告示也

告良常東南又有可住

處累石如竈寄生樹如曲蓋為誌往當尋其所告洞口

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可立外靜舍愚意本自欲立

內外靜舍輒當疇量在宜

亦不聞立此外靜事而今有一累石壇歷然相傳乃言掾

於此壇化遯也每往拜視輒感歎纏心

告菌山至佳司命臨去埋金於此

欲服金者可取且竊有合金液意今未敢議此若山居

積年修學日進後而事可得密者臨時啓質

中君書云吾昔臨去

埋金不道司命
長史此答誤耳

告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在山獨高處

入土八尺許此帝王之所

器疏示後生益增稟厲承下亦可以立靜舍感備告悟

告昔屈氏埋銅及錢此通非所擬向也聞此遠事世代

變易能不悲歎昔初拜八月八日書已操身至迷虛

此猶

是前村

徐汎家尋家信見報云得應言未可登山便承此

而歸直致此書於朱家靜中耳愚心鄙近亦以肉人穢

濁精誠不懇無能上達不悟已暢高聽得蒙省察辭與

事違悚息而已

長史玄挺動靜聞徹屑辭所向便已關
秦蒙報或是得楊君所傳者徐汎家今

猶存後所云徐偶即應是況後所以知
井宅處亦云其祖曾為長史門生也

昔占赤石田利

近山下為往來之階此乃丹誠尋遇天旱佃不收塘壞

穆尋見用出此事力未展非為息懷今方居山下故當

修懇以此去洞口遠故不欲安耳

此田既在大茅中茅
之西去大山近瞻仰

禮拜乃佳而言去洞口遠當是道去北洞口遠耳此田
雖食澗水旱時微少塘又難立不知後當遂墜之不今

塘尚決補築當用數百夫則可溉田十許頃隱居館中
門人亦於此隨水播植常願修復此塘以追遠跡兼為

百姓之
惠也

告書疏班班欲停之如何凡書疏之興所以運

達意旨既蒙眷逮親奉觀對司命君二仙靈顏則天啓

其願沐浴聖恩豈復煩書疏耶所謂得魚而忘筌也

此蓋

不欲停之辭故引以回見於理極好不審左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言

得道今在何處肉人喁喁為欲知之

葛既鄉人所以及問此條亦右答在

後

右長史答書訖此並是自起本多贍治用白牋次第

如此

歲乙丑此一行本題紙背

眞誥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真誥卷十二

梁 陶弘景 撰

稽神樞第二

昔累得書見意深照旨趣先書以年行西昃衰頽待老
中夜慨歎莫與酬諮夫誠感有在亦得之無晚也次書
告有年之志疇昔之好恒願真人稟受要訣仰接容景
親奉徽音夫勤未上徹精未廣釐真要之騁未可豫及
也後漢書云吾發自玄授金闕素名跨邁世迹超登清

虛何玄標之渺邈奇洞之淵遠哉欲克已洗心沐浴芳
流若能斯者今其時矣末書云廁聞要旨當修五靈自
謂西造閭圃東遊玄洲不為邈絕求矜而誘之引而致
之是為言貫于心良可啓矣恭佼五靈亦復至耳然道
浮外迹未關內真是以雲車靈輅相適猶遐昔曾軫華
僑依此而言則知華僑先亦蒙真降矣蓋應會教世事有出嘿涂不必靜
苟有分無志申公所病遇至不為覆水始惋是以古諺
有云逢時不邁山容抃粲者矣夫學道者固不宜恃其

質分必當保任於清全矣於焉騁逸松期回輪紫清靈
觀四響玄音合唱玉振雲奏不謀而和可謂祕道藏珍
真暉之上挺也子建志有年今因以反子昔旨耳

此一書似

是裴君言且楊書此亦不與後玄帝相連恐非中君答也又長史此四書本今並不存矣

玄帝者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德號顓頊
顓頊父居弱水之鄉頊身陶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仗
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於是
乘結元之輦北巡幽陵南至交趾西濟流沙東至蟠木

動靜之類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四行天下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為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神峯不獨句曲一山而已此所謂玄帝也

此後並中君答前所諮問四條事復以闕上紙

也說顛頊與五符語正同五符唯無理鼎一事耳

鮑靚靚及妹並是其七世祖

李湛張慮本杜陵北鄉人也在渭橋為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今福建於靚等使易世變練改氏更生合為兄弟耳根胄雖異德蔭者同故當同生氏族也今並

作地下主者在洞宮中觀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撓滯故不得多也欲知之其事如此亦如子七世祖父許肇字子阿者有賑死之仁拯饑之德故令雲蔭流後陰功垂澤是以今得有好尚仙真之心者亦有由而然也物

皆有因會非徒爾而得之者矣

此書時先生誠事未授所以論及子阿功蔭也

絕亦通神而敦尚房中之事故云撓滯後用陰君太玄陰生符為太清尸解之法當是主者之最高品矣緣運事乃如此相關今人問葛玄玄善於變幻而拙於用身之善惡豈曰徒然

今正得不死而已非僊人也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

乘虎使鬼無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亦恒與謝稚

堅黃子陽郭聲子相隨

葛玄字孝先是抱朴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少入山得仙時人

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為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長史所以有問今答如此便是地仙耳靈寶

所云太極左仙公於斯妄乎

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

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鑪火九華之益

左慈字元放李仲甫

弟子即葛玄之師也魏武父子招集諸方士慈亦同在中建安末渡江尋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小括即小括蒼山在永嘉橋谿之北凡此諸人術解甚多而仙弟猶下者並是不聞三品

高業故也許先生所以興歎

句曲有五門有心立志清齋三月登尋

此門皆可即得得可入但人自不能齋尋之耳來問欲
知宮室所作闊狹多少男女主領人數當更相示來疏
亦復泰盡邪勤自當見亦何事爾亦何事爾又當先呈
啓司命司命令答道宮室之委曲者吾乃敢言之耳此
自是司命之別宮吾人亦不得為洞臺之正主也按後
所論
諸官僚人物當是已為啓司命乃具得受說之耳右定
錄後書答長史所問訖此後玄帝來凡五條並楊書
東卿司命監太山之衆真總括吳越之萬神可謂道淵
德高折衝羣靈者也賈玄道李叔升言城生傳道流往

並受東卿君之要也玄道河東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
升涿郡人漢元帝時生道流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
也城生吳人後漢劉聖公時為武當郡尉也受學至勤
並得真道今在太山支子小陽山中此所謂地真者也
諸來作試者非一律而往矣或亦因人犯者此最難了

也於斯之際可不慎乎

此四人隸司命主察試學道者所以長史有書與賈賈即呈司

命司命亦答之並以在上卷此諸人名位小不顯外書
周威王即應是六國時威烈王也于時雖未立河東郡
而即地已有其名矣漢官無
正殿中將軍或應中郎將也
此紫陽真人六月二十日

受

右一條有掾寫

七月十五日夜茅中君受書與許卿

即長史也後當為上清左卿

玄

感凝會精期遠範標神映挺雙理自分必能鵬飛辰阿
雲扇靈元高振玉宇攜轡秀真可謂邈乎其竒落絕之
視也於是洞陰之宮內臺下觀風無羽痕之鼓草無瓊
金之流嚮雖淳光正明動回五象固乞屈之夾觀小天
之浮景耳何足絳卿司之至念紆蘭真以盼汜邪然鑿

無不應圓想必通所以興詠事外迹亦並而苟誠之所
企吾無隱也想善建重離之明以期於必詣之會皓清
明朗賢亦俱學而得耳不令我等有感頰下風矣弘之
而已

此是受前書後一月日復受此猶論答欲見洞宮
事所以有後說也善建重離之明如似指魏傅青
錄文而長史名字不相應既已稱俯玄
仰白在瓊刃前則此別當有義況也

右一條楊書

定錄官寮有左右理中監準今長史司馬職又有北河
司命主水官考此職常領九宮禁保侯禁保侯職主領

應為種民者

今洞宮自二君以下
便次此三職為大矣

左理中監準大府長

史昔用韓崇以居之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
林屋仙人王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
大有驗瑋玄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
舉也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行仁以為政用道以撫民虎
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
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陰皇后葬京師近郡
二千石妻當會園陵而崇獨居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

其故太常馮奚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尚味道忘形身享重官而妻自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竒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怨無衣將足以顯崇明德耳上竒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縑五十匹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受瑋

玄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洞中為左理中監

漢書

所載事迹亦略同而置辭小異耳袁安字邵公初為縣功曹被舉歷仕遂至三公和帝時卒即袁紹高祖也晉

世又有馮奚亦為太常名位同耳韓既隱解必是記尸今晉陵上有韓家崔巍高大從來相呼為韓家疑如桃

呼為孫策將韓當冢也云王瑋玄是楚莊王時侍郎受

術於玉君

若是春秋時楚莊王者疑侍郎之官不似古職而漢楚王又無莊謚

右理中監

準職如司馬今有劉翊字子翔者居之翊本潁川人少

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窮因為事好行陰德密惠陳

留張季札當弔師喪車敗牛困翊於汝南界逢之與語

不示名字即推車牛與乘之恤死救窮非一人矣後都
長安翊舉計掾到都帝嘉其心拜郎中遷陳留太守出
長安五百里中斂死恤窮損已分人行達陽平遂遇馬
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
用情矣使我來攜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爾乃能隨
我去不翊於是叩頭自搏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
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
星之華法今度名東華來在洞中為定錄右理中監

漢書

云翊字子相潁陰人家世豐富常能周施而不以為惠
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遇寒水車
敗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
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札意其子相也後故到
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病不
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後黃巾賊起翊救給
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死亡則為殯斂鰥寡則助
其妻娶獻帝遷都西京舉上計掾爾時道路寇阻翊夜
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勤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
又散珍寶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
病卒道次仍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故知飢困於
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
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此說大同小異故備載之
論翊字子翔於字例相得而翊義亦是相相作息亮切
音二者未詳孰正馬皇出
列仙傳黃帝時馬師也

定錄府有典柄執法郎是淳

于斟字叔顯主試有道者斟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作
徐州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明術數服食胡
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

虹景丹經修行得道今在洞中為典柄執法郎

易參同契云桓

帝時上虞淳于叔通受術於青州徐從事仲觀乾象以處災異數有效驗以知術故郡舉方正遷洛陽市長如

此亦為小異吳無烏目山妻及吳興並十二月一日夜

定錄君所道

此即同是丑年所受

云北河司命頃闕無人昔以桃

俊兼之耳俊似錢唐人少為郡幹佐嘗負笈到太學受

業明經術災異晚為交趾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
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道者也幼
平教俊服九精鍊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道成今在
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罰此位雖隸定錄其實
受事於東華宮中節度桃俊字翁仲者也

漢書無此事
今冢在錢唐

臨平墳壇歷然苗裔猶存鄉近時聞輦角之響故人不
敢侵毀之皆知呼為桃司命冢錢唐杜徵士事京產先
與隱居共有詩詠以贊述斯德張激子當為太極仙矣
別在集中幼平亦無所顯出

激子者河內張奉者也字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此人亦

少發名字太傅袁隗艱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奉
不顧皆無異路人婦改服乃後成室家也後棄世入剡
山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哀王時大夫仙人者也授
激子九雲水強梁鍊桂法激子修此得道今在東華宮
行為太極所署也或領九宮尚書與北河侯對職治水
考北河司命或為禁保侯亦併共業故也北河司命亦
治在洞天之中與張激子對局

魏書云張範字公儀河
內修武人祖歆漢司徒

父延太尉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徵
命不就後為議郎參丞相魏武軍事甚見敬重好賑救

窮乏家無餘財以建安十七年卒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拜議郎諫議大夫趙郡太守後隨魏武西征至長安病亡此說名字翻覆大異承與奉乃相類而非袁壻若是範又其字不同詳按事迹恐多是兄也魏書王修傳又云修往來南陽多止張奉舍奉舉家病修營拯之按張範兄弟乃嘗避地往揚州投袁術又非劉表不應在南陽二三為疑也

中候夫人所道

尋洞中事皆二君所說如此兩

條獨是中候夫人者當本是東華中職寮故也

我聞易遷中人竇氏言云北河

司命禁保侯似有所擬想當審爾

竇氏即瓊英也似有所擬者當是長史故

中君受云北河司命方驗也恐受業高後定不復為此職然主領種民事亦相符

保命府多女

官司三官官屬有七人四女三男明晨侍郎七人如今

世上御史中丞之職並隸東華方諸宮保命君總關之
耳明晨侍郎周爰支者漢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暢
汝南安成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曾作河南尹遭大旱
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為立義冢祭祀之應
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輩太上處以暢有陰行令爰
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今在洞中爰支亦少好道服伏苓
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
暢即周嘉
從弟也性仁慈和篤某帝時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
旱久禱無應因收葬萬餘人應時大雨位至光祿勳
明

晨侍郎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母也沛人寓

往與陳蕃俱誅寓母行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為侍郎

耳

朱寓沛人桓靈時八俊後同黨人之例李膺杜密俱下獄死非陳蕃同時

明晨侍郎夏馥

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朮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

赤須先生受鍊魂法又遇桐柏真人授之以黃水雲漿

法得道今在洞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

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

後漢及高士傳並云陳留園人少為書生桓帝時舉直言不就

性質直不同時黨為閹人所疾陷於黨錮之禍避難乃

翦鬚髮變形逃

林慮山中為人治作後還家杜門不出

不與人相見黨禁未解而亡赤須子出列僊傳桐柏即古弼王餘數人不能一二道之

例皆取平貞正直體隱神清即侍郎之才不限男女也

前云有七人今唯說二女一男右保命君所道此當是接中候告後乃言之童初府

上帥用劉文饒文饒者弘農劉寬也少好道曾舉漢方

正稍遷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怒不形顏口無疾言行陰

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後為司徒太尉上

賜酒伏地睡詔問故乃答曰臣任重責大恒憂心如醉

旦使奴至市買菜奴盜用錢飲酒晏乃還卧於閣內又

不得菜既醒乃罵之為死狗罵畢即束帶來入恐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然睡耳願見哀恕寬用心仁愛觸類如此矣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及授以鑪火丹方修之道成今在洞中作童初府帥上侯主始學

道者

後漢書云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父名崎順帝時為司徒寬為人謹厚常行有人失牛乃就寬車

中認之寬無言解駕牛與之步歸頃有認者得牛而送還慚懼寬乃謝遣之桓帝延熹八年為南陽太守恒用蒲鞭靈帝嘉平五年為太尉嘗於御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答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耳

嘗有客來詣寬寬遣奴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罵為畜
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恐自殺語左右曰此是人而罵
為畜產為辱孰甚故吾懼其死耳後封遼鄉侯六百戶
中平二年亡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特進諡曰昭烈侯
子松嗣按此說復為同異故詳載之青谷先生無別顯
出凡此諸引教仙人恐皆是下教限不爾則不應得輒
然華陽中事當更示爾正月二十三日東宮上人來看

洞中時或有龜山賓共集高會真仙之日寧可暫登伏

龍之鄉以禮拜於靈岫邪可示許侯令知之

此亦應是
中君仍前

十二月一日言也東宮上人即青童君龜山賓即西王
母上卷亦有此告令登伏龍以望山禮拜便異乎陟嶺
非必以近易為
言恐當宜然也昔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唯朝

夕拜跪向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忽然生華華又有汁甜如蜜有人教令食之遂取此華及汁並食之食訖即仙矣如是用心精誠之至也枯木尚能生紫華濯甘津況三秀之靈阿五芝所播植而不能數恭山岫洗拔滓穢者良可悲也世人所以

僥此一
字非真

每不得如意者亦如子所不得如意耳豈異邪

昔有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中拜禮向山如此二十年遂忽一旦得見西嶽丈人授其仙道

禁山符有西嶽君
西嶽公不知是此

丈人邪昔有一人數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

河伯遂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此人

見在中嶽得道

河侯河伯故當是兩神邪

左慈初來亦勤心數拜禮

靈山五年許乃得深進內外東西宮耳

前云三月便得進與此太殊恐

以深進為異也

學道當如山世遠去人事如清虛真人步深幽

當如周紫陽何有不得道邪

世遠傳未出其捨家尋學事在識書即尹公度弟子

已得為太和山真人清虛王君紫陽周君各自有傳

建志當令勤研神令虛所為

所作當令密

青童戒南真亦云學道唯須勤密勤即晝夜而勿怠密則非我而不知今中君復說

此實為至論可謂一言以蔽之

右定錄君所道使疏

此一條又有楊書

又夫望林

者豈不想易遷之若人羨彼子之濯景邪可謂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

長史妻既已在易遷為長史今眺望林嶺豈無羨想之懷昔自謂勝之今翻在後蓋

以勸激長史之辭也

右南嶽夫人言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

濟後漢末西涼州人為董卓將後攻穰城被射死即張繡

從叔也其妹不顯外書不知出適未

李惠姑齊人夏侯玄婦也

玄魏末人與李豐俱

為晉文王所誅不知婦亡在玄之前後李豐乃是馮翊人非齊人不知此是李誰之女

施淑女山

陽人施績女也

施績吳興人孫皓時為驃騎將軍守西陵今云山陽恐女或出適取夫家郡不

爾則

鄭天生鄧芝母也

鄧芝字伯苗南陽新野人在蜀為劉禪車騎將軍後行見媛抱

子行引弓射殺因感念而亡母不知鄭誰之女

此數女子昔世有仁行今問並

得在洞中洞中有易遷館舍真臺皆宮名也計今在易

遷館東廂中此館中都有八十三人又有協辰夫人者

九宮之女也太上往遣來教此等法皆以保命授書協

辰夫人主教領之也夫人漢司空黃瓊女黃景華也韓

終授其岷山丹服得仙

黃瓊江夏人字世英漢順帝時司空司徒太尉年七十九亡父

名香章和帝時為尚書令救活千餘人瓊子琬司徒太尉為李侏所殺夫人亦不知出適未今此諸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母蓋各取名達者而言之非必因附其功福所及也

含真臺是女人已得

道者隸太元東宮中近有二百人

前云八十三人止是易遷耳含真既為貴

勝當須遷轉乃得進入也

此二宮盡女子之宮也又有童初蕭閒堂

二宮以處男子之學也

其男女名氏又出後並是略稱標勝者也

計與數人

共止最於鄧伯苗母相親愛餘亦厚耳

伯苗母即鄭夫人也

設牀

待靈誠孝子之長想也計亦已為其兒作惠益也計前

與爾杯布殆相與為贈當往洞室之際耳仙官有禁不

得道實故假以他惠也此亦意之至也其亦欲設牀寢
令精氣之往有所棲者也可密諸其兒道如此

此令告
揀也其

事皆有指趣
不容顯注之

從定錄官寮來凡三十一條並有揀寫注之一卷

心相隨

真誥卷十二